

【台湾故事·名人寻踪之九】

□许志杰

二十六年挥手间

——蒋介石宋美龄在台居所一览

蒋介石离开内地的那天是1949年12月10日，从此一别，海天两隔。飞抵台湾的第一件事，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是寻找“新窝”。仓皇出离内地，虽然蒋介石早有退避台湾的打算，毕竟台湾不是内地，能够供蒋介石夫妇选择的居所其实不是很多。

位于台北近郊阳明山下的草山行馆，是蒋介石夫妇到台湾后选择的第一处居所。日本人曾经占据台湾半个世纪，在这里留下大量日式建筑，草山行馆便是其中之一。1920年日本皇太子裕仁要到台湾访问，为了迎接这位后来的昭和天皇，日本殖民者建造了草山行馆。裕仁到达台湾之后，因为受到当地民众的反对，不敢久留，在草山行馆躲避了两个多小时就狼狈离去。1945年日本战败，草山行馆作为温泉别墅供游人使用，直到被蒋介石选中作为“总统官邸”。其实，草山行馆作为蒋介石夫妇的居所，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，第二年，也就是1950年的3月31日，他们便迁入台北中山北路五段的“士林官邸”。虽然草山行馆不再叫做“总统官邸”，但依然是蒋介石经常光顾的地方，他在此接见

政客、决策会晤、盛夏避暑。草山行馆还是备用“官邸”，专供蒋介石使用。1975年蒋介石病逝，草山行馆随即被冷落数十年，直到2002年底台北市古迹暨历史建筑审查委员会才将它列为历史建筑，并命名为“草山行馆”予以重点保护。经过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重新规划，草山行馆被赋予全新内容，打造成为艺术家创作园区，免费为艺术家提供短期居住和创作场所。

然而，一场发生在深夜的大火将草山行馆付之一炬，只留下一堵红砖墙和蒋介石的铜雕塑像。台北市文管部门经过四年的修复，将草山行馆修旧如旧，馆复原样。再造后的草山行馆，集人文、艺术、自然、生态、环境于一体，成为台湾最为美丽的艺文沙龙。

蒋介石夫妇从草山行馆搬到士林官邸，一住就是26年。蒋介石病逝后，宋美龄离开中国台湾旅居美国，士林官邸顿时失去昔日的车水马龙和戒备森严，成为一座寂寞的空房子。1996年春天，也就是蒋介石逝世21年之后，官邸外花园首度对公众开放，吸引大量台湾民众前来观赏。2005年士林官邸正式定为“国定”古迹，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管理保护。现在这里是台北最富人氣的参观景点之一，尤其是开放内地游客赴台游之后，参观的人数急剧上升。士林官邸需要购票参观，每天购买门票和进入参观的游客总是长队连连，景象十分壮观。

在台湾民众眼里，士林官邸是可望不可即的神秘之地，当时四周建筑限高，官邸周边保留了一大片绿地。穿过长长的椰子树林大道，透过绿色大

门，可见那幢墨绿色二层小楼，这就是士林官邸。低调的色彩、朴实的外观与椰树、草坪、花圃融为一体，不知者难以看出这里的与众不同。我曾经两次参观士林官邸，印象最深的，一是蒋介石对其母亲的思念，慈云亭是蒋介石为了怀念母亲王太夫人而修建的，而将家人聚会的小客厅正中壁炉上方，也悬挂着王太夫人的大幅照片；二是宋美龄的专属画室，从陈设布置的画案、笔墨纸砚以及宋美龄的画作真迹，可以看出这位大家闺秀、政坛风云人物的绘画天分和高雅的审美格调。宋美龄喜好画画，在她居住过的几个行馆中都设有专属画室，留有非常精美的画作，成为很多美术爱好者参观、临摹的范本。据说，现在宋美龄的绘画作品在拍卖市场时有出现，价格不菲，而且都是抢手货，似乎从没有流拍过。

作为台湾地区的“第一家庭”，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居所当然不只草山行馆和士林官邸，仅是被台湾行政当局文化主管部门确认的居所，就有10处之多。如位于嘉义县阿里山景区内“阿里山贵宾馆”，是蒋介石每年避暑的最佳私密所在。每到蒋介石或宋美龄生日，总有很多人登门祝寿，为了避寿，他们二人经常选择一处躲避起来，阿里山贵宾馆是其中一地。除此还有南投县日月潭畔的“涵碧楼”和“碧湖蒋中正行馆”，桃园县脚板山下的“复兴宾馆”，台中市武陵农场内的“武陵行馆”和梨山村的“梨山宾馆”，阳明山下的“阳明书屋”。这些都不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长久居所，只是遇有什么大事和时间节点，作为临时行馆，住上几天。真正称得上“官邸”的其实就是“士林官邸”，这里记录了蒋介石、宋美龄的生活点滴，现今又是台湾地区最为热门的旅游景点，尤其受到内地游客的青睐。

蒋介石去世后，后人根据他的意愿将其葬在了桃园县大

溪镇的慈湖畔。这里山清水秀，景色与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十分相似，蒋介石为了寄托自己对故乡和母亲的思念，将这里命名为“慈湖”。慈湖或许不是蒋介石魂牵梦绕的溪口老家，却是其聊慰乡愁之地。如此“直把他乡作故乡”的惆怅与遗憾，始终是那一带的死生哀愁。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，这对很多人眼中最和谐的“政治夫妻”，去世后却天各一方。2003年10月23日，宋美龄在美国逝世，享年106岁，她被安葬在纽约上州的芬克里夫墓园。墓碑上用英文镌刻着：“蒋介石总统夫人——宋美龄”。葬在这座墓园中的还有宋美龄的胞兄宋子文、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等。

蒋介石统治台湾近30年，岛内遍地都是蒋介石的痕迹，仅以“中正”命名的路全台就有190多条，一个屏东县“中正”路就多达24条。当然这个数字比起“中山”路尚稍逊一筹，毕竟，“孙中山”是蒋介石挂在嘴上的“国父”。另外还有“中正大学”，各式各样的蒋介石雕像更是遍布台湾城乡，几乎每一所大学、中学、小学都有他的塑像。蒋介石亲笔题写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更是每一所中、小学必挂的“校训”。近些年，在极少数“台独”分子的鼓噪下，蒋介石痕迹屡遭冲击。首先是1980年建成开放的“中正纪念馆”，经历了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时期的更名风波。“中正纪念馆”被改称“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”，牌楼上的“大中至正”改为“自由广场”。虽然国民党马英九执政之后将其改回，但由此刮起的“去蒋”风并未停止，屡有蒋介石雕像被推倒或遭涂鴉的事情发生。

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，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名字将被永久载入史册。与之相关的历史遗迹，同样应该保存下去，这是对历史负责，也是那段历史应该得到的尊重。

(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，出版作品多种)

讨饭这种事，大概是古已有之。一般的乞讨说不上雅，有的是真可怜，有的是装可怜，有的是真有病，有的是装有病，有的是真残疾，有的是装残疾，反正，要激发起人们的同情心和善心，让人心甘情愿掏出点钱或东西来。

乞讨过去叫“讨饭”，那是真讨饭。我小时候在家，经常见到有叫花子上门来讨饭，父母就舀一小碗大米给他们。有时，在小餐馆见到要饭的，老板会给碗剩饭或剩菜打发一下。不过，现在的乞丐大都不能叫“要饭的”了，他们只要钱，钱少了还有点嫌弃，叫他们“讨钱”的或“要钱的”似乎更妥当一些。

乞丐有真有假，这里不做讨论。我想说的是“雅乞”，就是那种比较优雅的乞讨。这类乞丐好像外国比较多，其实中国以前也不少。上个世纪60年代的老电影《大浪淘沙》中有这样一幕，于洋扮演的靳恭绶在济南街头看到一老一小唱着《琴声悠悠唱济南》的小调：“大明湖呀千佛

【以文为戈】

另类“雅乞”

□刘武

山，七十二泉呀天下传”，居然还是正宗的山东腔。接下来，他又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玩杂耍、练功夫的。这唱小曲和耍把式的，就都是“雅乞”。

中国著名的“雅乞”中，瞎子阿炳算得上一个，他一生中很多时间就是靠在大街上拉二胡乞讨为生，并创作出几首流传后世的二胡曲。春秋时期的楚国人伍子胥据说也做过一段时间“雅乞”，他全家被杀，混过昭关，来到吴国都城苏州时，已身无分文，只好吹奏随身携带的长箫，借以乞讨过活。

我在国外旅行时，见到过那些五花八门的“雅乞”，比如有人在街头敲打塑料桶，有人把自己装扮成一尊雕像，有人弹吉他或吹口琴，反正，这都是当众耍一门手艺，也不说任何乞讨的话，就等着人们自觉自愿给掏些零钱。相比那些低三下四、拱手作揖甚至可怜巴巴要人行行好、救救命的叫花子，“雅乞”当然显得更有尊严、更有艺术感，更让人愿意帮助。

不过，有一种另类“雅乞”，却是我第一次听说，令我脑洞大开。不久前我去拜访一位86岁高龄的书法家，老人告诉我近几年他碰到一种情况，让他防不胜防，不胜其烦，有苦难言。

那是什么情况呢？原来，这些年来，他经常接到电话，说是某某出版社或画社，出版了一本他的作品集，想送给他两本样书。老人开始不知有诈，就说请他们寄过来即可。隔了一段时间，那些人又打电话来，问是否收到样书。老人说没有啊，从来没有见到过。那些人就说那我们派人给你送过去吧。

不久，有人找上门来，一般都是妙龄女郎，穿着时髦，能说会道，真的给老人递过一本画册，或单册，或合集，封面都是这位书法家。接下来，女郎就坐在老人家里耗着，不拿走你两幅字画绝对不动身。老人无可奈何，又不能打电话报警，只好送两张字画打发了事。

关键是，老人说：“这些出版物都是假的，有的是盗用出版社名字，有的是用假出版社名字，可能他们也就印几本，然后就借此上门来讨字画。”老人指着屋子一角的各种画册说，这些都是，一年能收上百本，里面书法家的照片和作品都是从网上下载的。

这种“雅乞”可真是闻所未闻，上门乞讨，不要饭不要钱，直接要你的作品，然后拿你的作品转卖出去，赚得可不是一星半点儿。

我去地铁的路上有个瞎子，常年坐在路边拉个二胡，永远一个曲调。不管天气多冷多热，他都坚持不懈，印象中至少有五六年了。他虽然穿得破破烂烂，肤色黝黑，拉的曲调也不好听，可我觉得他是真正的“雅乞”，比那种拿着假画册上门去要字画的时髦女郎要强得多。

(本文作者为央视电影频道导演，作家)

【黄金销售手记之五】

□奚凤群

我的父亲特别喜欢喝茶，除了他惯用的那些紫砂茶器，还有一把纯手工的纯银提梁壶，那是他的银匠朋友专门为祝贺他生日亲手敲打而成。父亲爱极了此壶，闲来没事，便拿着软布轻轻擦拭壶身，时间长了，银壶不仅没有因为氧化变色，反而多了些包浆，显得越发熠熠生辉、流光溢彩起来。

我遗传了父亲好茶的基因，所以，只要回家，便一定会与父亲相坐品茗。

茶香四溢里，听父亲讲一些过去的老故事，格外惬意有趣。

这一天，话题不知怎么便说到了这把银壶上面。

我先给父亲讲了一个听来的故事。说是古时候，有一个妇人藏了150两私房银。结果呢，有一天她开箱查看藏银时，所有银两竟然全都不翼而飞。妇人非常吃惊，怀疑是被人偷走了，可是，她又不敢声张，毕竟是私房钱嘛。后来，她发现箱子里有一大堆白蚁正团团围在一起，吃着残存的银粒。妇人一气之下，便把这些白蚁全都投进炉中，以解心头之恨。没承想“火烧蚂蚁，白银复出”，一称，恰好150两。

“原来看韩剧的时候，看到很多家庭用餐餐具进餐，还以为奢侈摆阔呢。”我一边为父亲沏茶，一边继续说，“后来才想明

白，这历朝历代都是用银器来试食物是否有毒啊。”

除了上面这个故事的佐证，我还看过一篇文章，说是一升水中只要有十亿分之一毫克的银离子，便足以使细菌无法生存。所以，我十分肯定地下了结论。

“这个是自然，用银壶盛放的饮水，可以保持几个月不腐败。李时珍早在《本草纲目》里便大加赞赏过，说银能‘安五脏、定心神、止惊悸、除邪气’。在古埃及，就是距今两千多年前，人们便知道把银子覆盖在伤口上杀菌，防止化脓。据说长期使用纯银制品，能增强精力、延年益寿！”父亲响应我朗声而说。

“那您这把宝贵的银壶，仅仅是它的健康特质以及您的朋友亲手给您打制的原因，您才如此钟爱吗？”我突然想问个究竟。

“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呀！”父亲将目光投向这把小小的银壶，突然又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这把银壶的珍贵之处，其实是它的技艺。这种技艺恐怕快要失传了！”

“技艺？”我一脸不解。“先不说这壶身是老匠人一锤一锤用银薄片锤打而成，光看这壶身四周的花纹……”父亲用手指向壶身四周的梅兰竹菊图，继续说，“看着是不是很简单？可

是，它偏偏是最不简单的。因为就算是一个技术娴熟的老匠人，一天也只能鑿出这么一把壶。对，这种技术有个专业名词叫‘鑿活’，是老匠人吃饭的本领。只是现在，会这个活计的人恐怕不多喽！因为培养一名技术工人，至少要花费两三年的时间，而且只是掌握基本技艺，独立完成则需要五六年。这个年头，谁还愿意为了这样一件小小的手工制品费时费力？”

巧极了，这一天，我去银行拜访客户，闲聊中不知怎么将话题转到金银产品的创新上面。我突然想起了父亲的银质水壶，便将与父亲谈话的内容转述给客户听。

“就算‘鑿活’这项技术很了不起，但不能传承下来，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？”客户听完我的解释，略一思忖，便如此问。“传承？”我突然灵光一现，一脸惊喜地说：“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如何创新产品吗？何不做一个批印有这种技术印记的银壶？”

“你是说咱们也用‘鑿活’工艺，做一批既可自用又能收藏的银壶？”客户问。

“对，咱们找国内顶尖工艺大师监制，把这金银细工的‘鑿、呀、抬、刻’技术全应用到一把小小的壶上。再把精铸倒模、磨砂工艺、珐琅彩工艺、镶